

剩余空间的概念：

剩余这个概念是多层的意思，剩余本来意思是这个空间是多余的东西，它的整个定位及气质其实跟这个是不太符合的，它外面这个还是比较大众的，但这个东西不是针对大众的的东西，所以它对整个空间来说就是多余的东西，但今天艺术又是一个商业的，本身又带有资本主义批判性，也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剩余的时间本身也是一种当代的理解，所以这个理解是多层的。

崔彦斌

装置作品：《艺术品健身计划 Fine Art Fit》艺术品复制改装健身器材 互动装置

将草间弥生和杜尚的代表作品结合，将他们应用或组装为健身器材，赋予它一种新的、简单、实在的存在价值——用于健身。

艺术品健身计划 Fine Art Fit，是一种不同于教科书的感受，我和它们的亲密接触与互动，形成一种激励全身心的运动，这些艺术品逐渐离艺术远去，造化与我一种鲜活的感官体验。我将试图通过展示，努力把这样的体验带给更多的观众。

艺术品健身计划 Fine Art Fit，让艺术放下身价，让身体成为艺术。在人们的观念中艺术本来是一种不容易接近的东西，但是这个作品将艺术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健身器具。实际上一种艺术下放表达。

汪建伟

汪建伟·（前-后）《条件 No. 6》《条件 No. 7》《表面 No. 2》

汪建伟的两幅作品可以放到一起来看，这两幅作品是他这几年的一些探索。

可以先介绍一下汪建伟，因为第一个是他年龄是 50 年代的，第二个是他本人也是国内比较重要的（艺术家），参加过很多展览，包括国际上的圣保罗、威尼斯等所有国际性大展，去年在古根海姆做了个展，他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对时间的。。。就是要去除所有的经验，比如说，这个绘画，我们没有经验可以介入，他认为这样是对当代的一个概念的重新反思，就是今天的当代不再依附于任何的身份、政治等，可以独立成立，这个独立的概念就是他所理解的当代。他这种观念主要是针对各种参与社会的艺术，也是针对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语境下所面临的非常尴尬的处境，这个尴尬的处境是指一方面从 90 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国际以后，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西方对中国的既定判断，中国人必须要使用中国的可辨识的符号才可以得到认可。

但是汪建伟对此的反思是：这依然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需要真正进入一个平等的环境，诉求一种普遍性，不再是一个特殊性。像 90 年代黄永平、谷文达、蔡国强，他们还是提供一种特殊的、代表中国的东西，那汪建伟是想建立一个普遍的东西，那这个普遍的东西不再是一个靠中国符号这样可辨识的标签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层面进行创作的。所以很难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艺术史的根源，也很难找到具体的社会经验去对应其作品，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线索，或者一些具体的观念，比如说他作品中使用的一些黄颜色，这和他早期的黄灯的概念有一些重合。黄灯是引入交通中红绿灯，黄灯是一种可做选择的模糊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中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这就跳出了以往要么左要么右的状态。汪建伟就是在寻找这种中间状态，这种非静止、能动的状态。这是他一系列理念的一个延伸。他的作品《时间寺》也是这样一种意思，包括他在长征做的那个展览《脏物》也是这样一种意思，就是所有的在经验的时间里在经验里的东西都是不干净的，所以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把所有的经验剔除掉还有什么可能性。

他这个绘画跟装置是一体的，可以把它当做绘画，也可以把它当做装置，并没有一个媒介的界定。他这个作品强调的是在经验之外的一个时间性，这个时间性是通过剧场的方式来表现的，可以用超越经验之外的这个概念将他的几个作品串起来。

《零》

超越经验之外的时间性，通过剧场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汪建伟所理解的当代。

是汪建伟拍摄完成的行为艺术作品，在视觉结构上与其说是电影作品，不如说更像经典的绘画作品，在极简单的舞台上进行表演，他选择及处理社会题材的方式让我们想起布莱希特的戏剧。《零》为大家讲述了一个故事，片子起初是一个人在跳楼，在跳楼的过程中经过了七个楼层，透过每个楼层的窗子会看见一幕幕场景，而这个场景却是我们无法逃脱的社会现实……汪建伟说他的艺术灵感来自于前不久的连环跳楼事件，有 12 个人陆续跳楼，他们之中最大的 21 岁，最小的只有 19 岁，在分析他们跳楼的原因时，汪建伟并无发现惊人的原因或者痛苦的精力使他们走向死亡；甚至，有人在跳楼前一小时还给自己的手机充话费，之后就跳楼了。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人们该怎样面对生死？汪建伟认为“零”是一种中间状态，从开始到结束，从结束到开始。作品《零》挖掘的是存在的中间状态，这个过渡阶段，夸张还是不夸张的讲，一个人都会觉得前途未卜，深陷迷茫。

朱田

影像作品：《贱卖品》

声音装置：Bullshit (狗屁)

朱田是一个中国人，但他一直在伦敦学习，毕业后在那做独立艺术家。他的这个《贱卖品》，是当时 2013 年很火的一个微信群拍卖协会，很多人在上面拍卖自己的作品，他当时是拍卖自己的身体，将微信群的拍卖情况截屏制作成一个影像。其实他这个是对当今真个艺术生态的一个反思，所有东西都是可卖的，商业性已经是艺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细节当中。这也是中国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这个作品主要受众是针对西方人看的。你也可以把她还原到一个女性角色，因为这个拍卖者是一个女的拍卖自己的身体。还有他这个声音作品《Bullshit》，主要是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制造一个氛围环境，突然提醒一种感知上的触及，这个也可以对应廖国核的《发明电子放屁器》进行对应关系的解释。

廖国核

布面丙烯作品：《披着狼皮收稻子的农民》《发明电子放屁机或手工放屁器》《天佑美国》

《龇牙咧嘴的坏人拥有广阔的地盘》

廖国核是国内比较重要的艺术家，他的这个作品是独一无二别人无法复制的，他的作品是对今天绘画系统的一个极大的反讽，因为他的绘画没有艺术史的任何基础，唯一的资源就是现实中的一些新闻以及社会经验里的一些东西，然后转化成相当幽默的作品。再就是文字跟画面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叙述体，所以他作品中的文字还是很重要的。当代的绘画可能要考虑把一副作品放到艺术系统中还能走多远，需要考虑造型、色彩这些因素，但廖国核的作品不考虑这些，他直接从她理解的当代性出发来创作。

王思顺

装置作品：《深渊》

将一块铅穿透挂在墙上，它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某个时间撕裂自己从墙上坠落。

王思顺的作品是一个铅块从墙上坠落最后形成一个形体。因为他本身是央美雕塑系的。他这个作品是表达从墙面拉下来形成一个形体，这是空间的重新塑造。

颜峻

《手势·三》

颜峻的作品也是一个空间的营造，他这次做的表演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一些手势，然后使用了三台相机。其实这也是对空间的一个营造。

不法营造，六个艺术家作品对主题诠释

所以说这几部作品的共同点都是在对某个系统构成某种挑衅。汪建伟针对的是整个自己的系统，整个当代艺术在全球化下的一个处境所建立的一个系统。崔彦斌是针对他所接受的艺术史的一个反思。朱田的《贱卖品》是对整个艺术生态、拍卖系统还有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他自己的处境（在国外的遭遇）的一个反思，他的《狗屁》也是带有一种挑衅心理，还是跟个人的艺术看法有关系。廖国核的作品针对的是绘画系统，他把绘画系统整个拉到了一个更宽的视野上。所以这些作品都是一体的，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这个“不法营造”关于空间的概念，它包括了感知空间、政治空间、艺术空间、媒介空间等等，本次展览基本上是把所有的媒介都演练了一遍，影像、录像、声音、灯光、绘画、雕塑。各种媒介都通向一个主题，就是通过一套对既有系统的重新认识，去破坏它、重新去营造，这个就是主题。